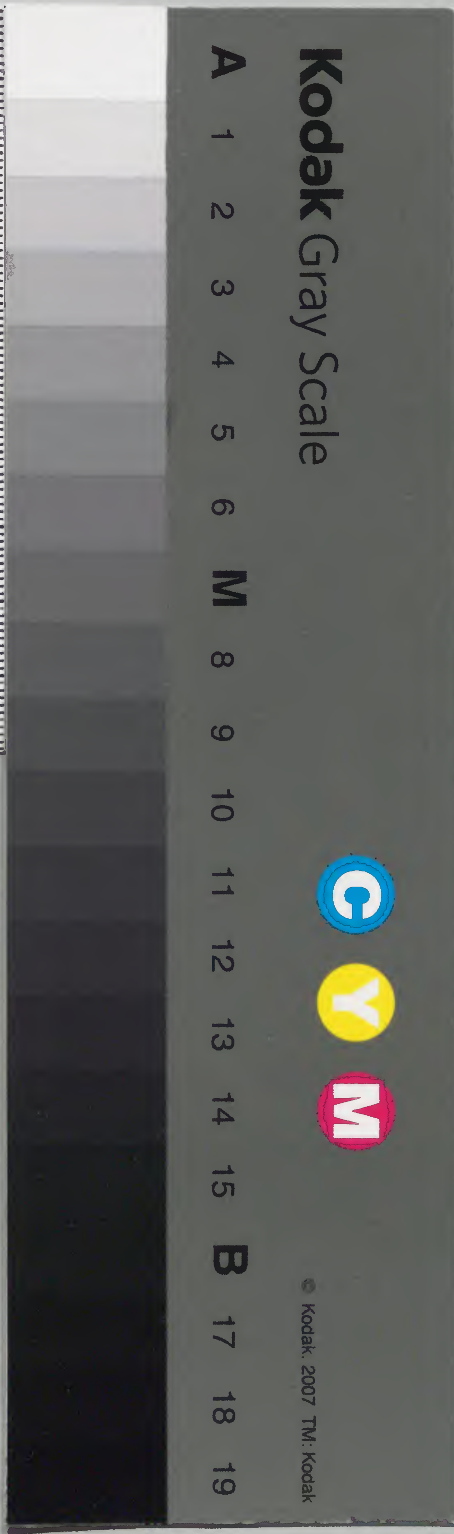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七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55)	
函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七十一

班彪列傳第三十一上

自東觀漢記下分爲下卷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

父稚

時爲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漢焉

彪性沈

重好

第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囂聞彪日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

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盡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

政傾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

無子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

三絕也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

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賢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

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

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大公大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

疾豈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置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

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書策事漢總河西以拒虜置

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

徐令以病免司諫事為茂才也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後好事者頗或

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

少孫史考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

孫召外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杌晉之乘

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定公魯魯君子左丘明論

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由是乘檇杌之事遂闕不行於時為闕而左氏國語獨

存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

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

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

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

獲麟武帝秦始皇二年登隴首獲白作本紀世家列傳書

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

年表曰者傳三王世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

家龜策傳傳新列傳

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

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

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序貨殖則輕仁義

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

取則無所比矣無嚴處奇士之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

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厭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受其軀趙士之息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

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里論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

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

辭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

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

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

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龍淵數月被殺無子

編之列傳言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

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刑削也謂削落若序司馬

遷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

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

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

釋之堵陽人並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

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王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

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

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

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

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

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

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

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碯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

敬之道遺其子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

子謂成王也錯為博士上言曰人生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

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

術以賜太子上善之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

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

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

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殿侍太子朝莫不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並見前書

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

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明儒有

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直

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

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

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初

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媿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

主門衛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後舉也司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

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

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

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

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

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究

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

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

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平初東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

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將

騎將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

與周公二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

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螻螳謂細微也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

公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採擇在

簡心求善無厭之別於自左傳曰求善不厭也採擇在

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見慕

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

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堯舉臯陶湯舉伊尹合

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習明智為國得

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

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椽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

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

光輝也爾雅曰髦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遺

後也美士為彥

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椽

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

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

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

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

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

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於西河而嘆曰安

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

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妻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本

政當至莒城下殺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

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

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

處是以戰而三比今母沒矣請塞賁遂赴敵而鬪獲甲

盾而獻曰夫三比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

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樂以禮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

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

後我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達

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

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昔卞和獻寶以離

斷趾離獲也斷趾則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

不見信自死於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

相羅之水而死信書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申少屈成神

吞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翁之父

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

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

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

顯宗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

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敘圖傳曰永平除蘭臺

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

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乃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

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

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黃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綜其行事傍貫五經

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

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固自永平中

考慶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

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

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乃上兩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為主也

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

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

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

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婁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陰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

良曰洛陽其中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

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

古之幽情廣雅曰博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前書音義曰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

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

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曰褒北曰斜在今華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

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

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

方千里曰王畿三成周以龍與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

命而都之也龍與虎視喻盛疆也孔安國尚書仰寤東

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

季日角戴勝斗旬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

分野明漢當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

代秦都關中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

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

乃眷於是睎秦嶺賊比阜挾鄴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

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

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建金城其萬雉

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

張良目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

字林曰呀夫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

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內則街衢洞達

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隊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關

城溢郭傍流百壘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

且千言多也漢宮賦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於

是既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

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

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

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

云姬姜夫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交合衆騁鶩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求家郭解原涉之

交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若乃觀其四郊浮游

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

之域黼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

城荆故南臺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

北故先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

補綴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不

與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

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八黃霸王商並杜陵人

長慶人張安世為大司馬宋博為司空並杜陵

人謂徒更二千石及高貴官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

後不還故唯七馬爾雅曰觀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華

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連華

中國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蓋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郭杜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

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

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郭杜二縣在

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是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

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草曰陂傳

山松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蜀山亦有之與巴蜀其陰則

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

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在

雲陽比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

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

賦故云淵雲頌歎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甬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敷荼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

之曰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為

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澗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

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陸田畦也

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東郊則

有通溝大澗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澗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西

渭史記曰秦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

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達乎蜀漢繚以周牆

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

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

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其

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

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
嶠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牙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

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其宮室也

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

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德紫宮也劉向七畧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

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焚燎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躐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比闕豐大也冠山

謂在山之上也梓者曰棟也廣雅曰有翼曰桴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焚復屋之棟棟桴也翼星之四阿也荷負也雕玉瑱以居楹栽金璧

以飾瑤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景彰廣雅曰瑱瑱也音田瑱與瑱通

楹柱也雕玉為瑱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棖瑩瑩瑩也渥注曰瑩也渥音瑩於是左城

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

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華虞決疑要注曰城

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域亦作曠言階級勳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簾以懸鐘也史記秦始皇

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也

因也衡闈限狗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

宮是環狗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清

涼宣溫神僊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

輝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

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美因

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

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壹若

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漢官儀曰

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

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

金缸銜壁是為列鏡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

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哀纏也音

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謙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

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缸轂鐵也音

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缸其中銜壁納之於壁帶為行

藍田玉壁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

於是以垂棘之壁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

於是玄墀釳切玉階彤庭硬礧平緻琳珉青焚珊瑚

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懸漆

切皆銅香黃金塗白玉階釳音口硬礧琳珉並石女工

者硬音而克反礧音戚絲緻其文理密也青焚其光色

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蓬云碧

樹

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燿華

燭俯仰如神薛綜注西京賦曰颯麗長袖貌也續音素合

貌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耀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

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

者蓋以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

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

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

並為丞相少卿魯國人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

蕩亡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悌也揚雄長楊賦曰

今朝廷出信節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

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難

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水食滋殖又曰近

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

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

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

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三輔故事曰夫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

書詩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

二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

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令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

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為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

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

祕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

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宮外星也

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書曰大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音

又曰典虎音贅衣闈尹闈寺陸戟百重各有攸司虎音

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闈尹闈寺並宦官周禮有闈人寺人陸戟執戟於陛

也百重言多也攸所周廬千列徽道綺錯廬謂宿衛之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徽道徽道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徽巡京師也

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替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進

宮長彌明光而短長樂殿礎道而也西牆混建章而外

屬設壁門之風闕上椒棧而棲金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

宮在比言飛閣相連也登陸級也音丁登反牆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

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牆說文曰椒棧殿堂

上最高之處也椒音孤棧音力登及其上棲金雀焉三

輔故事曰建章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內則別風之巉嶢眇麗巧而竦

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

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巉嶢高也巉音焦嶢音堯前書

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

戶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驗

盪而出馭娑洞枌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

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

胎音胎盡音易敷音素合反委音素可反於音烏詳反

兩雅曰蓋蓋覆也反字謂飛檐上反地廣日謂日殿入

於殿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大半虹

霓回帶於焚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

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

有二為大半說文曰焚棟也爾雅曰楮謂之梁郭璞云

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

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

音丑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

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

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

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

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

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蔭

蔭蓋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

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

抗僊掌以承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嵬音

露濯鑿立之金莖軼埃瑩之混濁鮮顛氣之清英前書

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

露盤高二十丈六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

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軌過也埃騁文成之不誕馳
蓋塵也解潔也說文曰顯白貌音皓

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僊之

攸館匪吾人之所寧不大也美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

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

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美明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

列僊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大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宮

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秋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命講武習射御也

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闡飛羽上覆接

是禁林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

音田聚音才論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

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

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也罽罔連

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巾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罽罔罽罔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

尊不敢深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夫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內

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駟乘飛廉館名武帝所在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

蛇尾文如豹文於遂繞鄩鎬歷上蘭六師發育百獸駭

輝震震燿燿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卡

二三乃拗恣而少息豐文玉所都在鄠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

在

苑有止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

舞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焉

音汝九反音力亦反抑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

而少師之怒爾乃期門仗飛列刃鑽鑿要跌追躡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覺

雙颯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救天前書曰武

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仗飛射士音義

飛本素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伏飛官有一令九亦在上

林中勃增繳弋息馬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

也鑽與鑽通爾雅曰金鑕翦羽謂之鑕音侯廣雅曰

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鑕音侯廣雅曰

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鑕音侯廣雅曰

會高也平原赤勇士厲後祝失木豺狼囂竄郭璞注

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狢似狸音以

音七外反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

觸麗潘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

居衛許少施巧秦成方折倚僂狡棍猛噬脫角挫脰徒

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僂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僂

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

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

豪龍超迥壑越峻崖屨嶸鉅石潰松栢仆叢林摧草

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

山海經曰犀似牛而豬頭黑色出西南徼外音力之反

嶮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

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

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晉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王

水鳥也似鳩鵲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屬王

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音胡封反楚詞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

行包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

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魚音步

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穀曰

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

乎昆明之池大輅王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鑿和

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飾也

輅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

蔭蔚芳草被堤蘭芷發色擘擘猗猗若擗錦布綉

乎其陔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入牽牛織女之

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池有牽牛織女之

及擘擘猗猗美茂之玄鶴白鷺黃鸝鷓鴣鴉鴉

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

雅云鵠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鵠音火

交反說文曰鶴鶴雀也爾雅曰鶴康鴉音括郭璞注曰

即鷓鴣也今關西呼為鷓鴣似鷓而大無趾音保

水鳥也莊子曰白鷺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

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鳴也鄭玄注詩云鷺是

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鷺鷥馳也以名自呼大

如鷺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於是後宮乘輦路登龍舟張

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

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

仕反淮南子曰龍舟鷓首浮次以虞相譚新論曰乘

車王瓜華芝及鳳凰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

誘注莊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

貌也音音走蓋反淡音徒敢反擣文謳鼓吹震聲激

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闕淵擣楫也謳歌也震協韻

音真管聲也音火定招白

開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

招翁舉也弩有黃開之名此言白開蓋弓弩之屬本或作

白鵠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說文曰榆引也音投文字翠羽為文飾也關子曰魯

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銀黃金之鈎錯以銀若垂翡翠之輪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御增繳方舟並驚俛仰極樂

廣雅曰橈謂之橈橈音直江友即舟中之橈蓋也本

或作置置鳥網也音衛增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

途風舉雲搖浮游普覽

前乘秦領後越九嶼

協韻音綜

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

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游童之歡謔

第從臣之嘉頌

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禮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

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

立我蒸人莫非爾極不義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

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儵等並于斯

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

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脩族世之所

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

需工用高曾之規矩繁乎隱隱各得其所

日食舊德貞履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

正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

夫安其職而處土脩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

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漢書卷之五十一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宋宣賦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卷七十下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宋宣賦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
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
爲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屬繫本
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
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夫大漢之開原
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七十下

班固傳

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筭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遂

云由數筭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師當此之時功

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

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

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

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為計有逆

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

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

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

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之末造不亦聞乎顧反也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

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

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

樓高誘註曰太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清無為之化也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

壑無完柩郅罔遺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

項之災猶不尅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

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鑿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

念也降下也鑿視也言上天愬念下人之上於是聖

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

雲霓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

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城河洛跨據也言光武渡河據北嶽遂紹百王

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

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

天也繼大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

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

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

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

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乃處義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

入秋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

儀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

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

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本為舟刺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茲木

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

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

而應乎人言光武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

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變殷衰諸侯莫助

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洛陽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不階尺土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又地

有餘歲若合符契天曰舜文王相去于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

躬自儉約同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

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

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稱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止儀脩袞龍之法服敷洪藻

信景鏤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

然光也洽洽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禮畢行

大射禮周禮王之皆服享先王節象冕尊玄注曰象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袞敷

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鏤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為大予樂

也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

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日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翩翩

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周成

洛邑漢又增而脩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官闕顯盛之貌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中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喻

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

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

漢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齊青也魯詩傳曰古有良駒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毛萇注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言魚獸各得其所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

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

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

虞覽駟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

虞覽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

曰駟騶孔阜注曰騶騶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馬宜

王復古也脩車馬備器器林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

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

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

玲瓏天宮景從祲威盛容鯨魚謂刻并作鯨魚形也鏗

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

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

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

牢於其上撞鍾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蒲牢

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

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

亦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

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屬方四方也兩師畢星也風伯

嶺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

伯進掃兩師罷道蔡邕何遜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
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千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
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庚也周曰
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鈞車小元也音市延反蓋音也音

反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
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並戈牙車馬之光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

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
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

日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
言軌三軍也周禮曰羣車大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

用命者斬之鄭玄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
注云羣車將帥也

驍騎電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

者未及翎走者未及去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電驚並言疾也游基養也淮南子曰楚有神自侯
王自射之則神而射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

發捷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
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范氏

驅馳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
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說遇非禮射

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
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

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

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

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
曰樂不可極既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祗
案節未奇謂駐節徐行也

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二犧社預注云五牲麋鹿麇
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儀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

神曰祗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
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

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

夏而布德敷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

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

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盪河源東澹海澹北動幽崖南趨朱垠盪澹山前音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澹水音

音他歷反說文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

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

音之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

其地置永昌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

圖籍膺萬國之寶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

三朝元日也朝陟道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辰晡日同食是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

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

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

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

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

孔叢子曰堯飲十鍾壘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

八珍也本牢牛羊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奉樂陳金石布

絲竹鍾鼓鏗鏘管弦擘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

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

音苦耕反鏘音楚序反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於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俗舞行也梁傳曰天子備韶舜樂名武武王

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伶抹堯舜

不具集

間迭也音古莫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蘇南方曰任西方曰抹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

百僚遂退

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

歡娛又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度昭節儉示大素

詩大雅曰去乎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不和昭其儉也列子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

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

偽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

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

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

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

後漢書卷三十一

川傳

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復耳目

百度惟真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

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莝莘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宮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

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

交禮記曰歌者在止賁八聲也又嗟登降飲宴之禮

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謙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

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飲毛萇注云不脫屣升堂謂之

也音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

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

唯子頗識舊典又徒

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且夫辟界

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就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

方輻湊

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

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

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

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淵謂河

建章甘泉館御列仙

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考觀天人之際

法陸陽之會也

德之富

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

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

游俠即西賓云賓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尊侈於禮義等

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

外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

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詩縛及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者為

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

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

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

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

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

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

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辨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與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

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

水亦貌在臨也詩小雅曰方叔在止大雅曰造舟為楫

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瞻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瞻音

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九事五更抑抑美也

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

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

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驗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虛永

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特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

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乎

則祥風至宋均注曰習習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

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漆漆盛

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鳥詩小

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

今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雱山得寶

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

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禱祭之日陳鼎於廟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靈篇謂

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

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章皇德令倭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章明也倭等也孝經後神契曰周及肅宗

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

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

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

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

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會不得

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後遷玄武司馬

史之問則在矣國所待賓戲事見前書天子會諸儒講論五

經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天子會諸儒講論五

經比千石玄武司馬王諸儒會白虎觀講

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

憚南虜南匈奴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

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

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猶事匈奴緩御之

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

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

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

建武二年日遂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

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熲領軍于印綬

後漢書卷三十一

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乎連日異

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

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使北匈奴以此

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

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

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

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

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

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

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比虜稍彊能為風

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

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

漢德以續堯典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

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

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

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

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

有物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主人

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

後漢書卷三十一 禮樂志

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踰繩越契

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

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

契踰越並過也詔詔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

寂寥而無文詔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

繼也謂王者繼天而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張紹

作闡開也釋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

莫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本德王

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

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

神化函光而未曜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

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成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正

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

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干朝炳則也典

謨謂堯與皋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

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禮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

而禪於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

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

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

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

天更歸功於堯又

將授漢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

懸象暗而恒文垂彝倫敦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

日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於日月垂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敦敦也尚書曰彝倫

攸斃舊章缺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

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子也春秋贊其

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

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

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

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

明也式雖前聖皇變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

法也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

猶龜勉也茲謂孔子言皇變等比之為福小矣是以高

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

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

躍在淵並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雷

燦胡縊莽分不莅其誅

其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

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

下英傑為漢者多矣燦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

爵公賈就斬莽也蒼臨也言天下

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

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

撫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

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

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

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高祖初即位居

尊之時並讓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

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

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遺矢陳也

數猶迫逼也詩云矢於校野又曰敷敷淮濱言漢取天

下無號令陳師敷道奮武為旌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

書曰王秉白旌以麾撫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

也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

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

歸運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

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傳書以佐漢也即春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孔圖曰卯金月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洋洋乎若德

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

上法也義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實

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詰誓五帝之時上下

睦故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鋪編也二六

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贖幽深也言徧並開迹於一價同

受侯甸之所服弈世勤民以伯方統牧孔子曰譬如平

玄注云賈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

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弈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復

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乘其命賜

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周禮九命作

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然後發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

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

編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此

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龍如豺如

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離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

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時予敷求爾于天邑商劉放

曰注京師京都也是故表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表士

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代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

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楚陵季子聘魯然猶

於穆倚邪翕純嘏緯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

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弈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數

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之
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如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底也純和諸也噉
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釋謂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
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噉釋之樂尊禮嚴文宗
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
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易
不絕也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教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
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
殊異不能 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
虞育夏甄殷陶周 矧况也漢承唐堯之基逆流曰泝孕
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
堯臣也劉攽曰泝測承唐堯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
輕出虞字 然後宜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

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憑亡迥而
不泯微胡瑣而不顧 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
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
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鬼惡
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顧養也言凶惡 故夫顯定三
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
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
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 厥道至乎經
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
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
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
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長乎金
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

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

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

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也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台之帝王也

始處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

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成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

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

優渥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

之事以為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衆也朋羣也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稜稜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云蕙質

於是三事嶽

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

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

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敦叙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

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皮縣祭川曰沈肅肅祗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

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皮音居毀反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縉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

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年詔

曰乃者鳳凰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
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
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麟
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
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
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麟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
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
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蒼謂飛翔上下也若乃嘉穀

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

畿卓犖乎方州美溢乎稷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

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
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

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乎史
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美音以戰及○劉放曰注

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麥之
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

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
天子發渡玉津有太自天止于玉屋流為赤鳥玄秬黑

黍也詩大雅曰嘉降嘉種惟秬惟秠秬黃麥也謂赤鳥
銜年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

文曰惟此文王小心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
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鏤豈其為身而有頴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
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

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
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

鏤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鏤王師言詩人
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

有自專之辭也前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
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

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

之祕寶以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及旅陳也尤當也恭肅之

論謂廟中也金滕以金鐵置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

書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

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

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編也夫圖書亮

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學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

辰景命也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者智言天授

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

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入也逢休吉之

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定

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平

也谷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

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

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信次

止也寤寐寤嘗止于聖人以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

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

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

勅天之命伊考自遠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惟時惟幾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

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

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

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

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

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

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

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諭

告咨謀也道德仁

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遠也元

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紘萬嗣煬

後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頌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緝績

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

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母喪

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

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

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

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

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

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

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

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賔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

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

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

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

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

成名也爾雅曰彭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

所是并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孟

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

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

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然

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

有智而不能守其身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日見毫毛而不見

其職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用論

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

為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

楊子彭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三十一 彭傳

後漢書卷七十一

續編皇命固殺世餘

續編皇命固殺世餘
兼戰噴雲
日董
兼戰噴雲
日董

贊曰二班對文殊
兼戰噴雲
日董
兼戰噴雲
日董

後漢書卷七十一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會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

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
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

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

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

康熙十五年重修

以拒之

引謂弓考之多力者

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

千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相食倫獨收

賢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裒

風俗通曰武王封

食采於朝

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也東觀記曰倫步檐往候之留十餘日

倫後為鄉嗇夫

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父宦不達遂將家屬

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

輒為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

其處數年鮮于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

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

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

爭訟皆云第五掾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

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

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

倫數切諫延恨之故

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

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

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

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

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夢婦公不過從兒飯耳有

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通

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餅

實無此衆人以臣愚

殺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

縣屬零陵郡故城在

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

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

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

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為祠者發

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

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

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

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

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為止亭舍陰

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

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

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

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

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

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

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

萬皆解車怒馬以財貨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

賅抑絕以財相貨曰賅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卿

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

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

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

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

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

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東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

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與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五

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諭也苦身待士不如為

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

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

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

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

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

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賞

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國戚可封侯以富之
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
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
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
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
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
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也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

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

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出入四

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

太守二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

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

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

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

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

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

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

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者也務進仁賢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
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
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
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
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
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
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宮元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
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也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

朝之任素性驚怯位尊也言也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

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

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今承百王之敝

人尚文巧威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

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

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

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

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

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誠險惡

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初

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

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

之史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慈

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

取邪人也以明然少蘊藉不脩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

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

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

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

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

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

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

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

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

頡終不受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急好窮嚴事情非夫愷悌之士

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政

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佩茲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記曰

蓋而朱絃旅樹而反玷山節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

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

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

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

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

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

儲糧稽勸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

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以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

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

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

幾於一割以鈿羽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

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

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

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

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穉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處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

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遶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

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

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

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

有名數窮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拜其家

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管仲錯行於召忽說

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

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

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

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

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

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

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

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

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

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

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

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

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

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大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

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

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

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意封還記

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夷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明政化見也御治也

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

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

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也

給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

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

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

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

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

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更有檀

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

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

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

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

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

減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

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

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賜其名也此臧穢之實誠

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

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
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
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
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
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
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
為犧牲禱於桑林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
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父食重祿擢備

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意征營罪當萬死營

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

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

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脩雩場

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

因謝公卿百寮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

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

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

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

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賞郎帝

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忤郎藥崧以杖撞

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

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

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

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

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

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息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

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

代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

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

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

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

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

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

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詡脩夫子車身入廟植几席劔履

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

懸意召孔詡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

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倘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骨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然循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悅服人多殷富以父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及謂粗凡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練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服執香爐燒燠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傳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

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

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

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

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

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

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

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均曰夫

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

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

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捕獸均到

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

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

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

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

今廬州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

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

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

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

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

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

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

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

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

帝善其不撓即令賞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

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間起

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

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

亦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

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

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

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

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

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

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

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

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永承恩愛隆

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

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

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

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取出幣錫周公也

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

卑卑疆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

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美等六

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

室第相望又警京邑

盤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

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

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

以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比凶

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

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

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朔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

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

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

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

大功

享受也

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

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

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

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

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

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

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

南單于竟不比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

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
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
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

漢官儀曰字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
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
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
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

獨問忠平

物色謂形狀也

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憚

音五故反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

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

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

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

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

者故未敢時上

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

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

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
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人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
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
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
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

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

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
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自由是辟司徒府永元
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
博士徵朗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

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議貴賤

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若鍾離意之就格請

適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

忠誠則不詭

詭詐也

本於諫爭則絞切

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

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繫匡帝以奢宋均達

政禁此妖禁祭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意請禱也

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

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顧必政反慄慄楚黎寒君為命慄慄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卷七十一終

後漢書卷七十二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

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馬許美人生楚王英

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

衡琅邪孝王京

唐書卷七十五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
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
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
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
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苑頭
宮殿設鍾虞之縣擬於乘輿虎賁只苑頭鍾虞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
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
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
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丁殿在今兗州曲阜城
中羨基東西二十一丈南北十二丈高二丈餘

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
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
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
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
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連
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
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
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
傳云地中
之泉故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
目黃泉

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
還東海郡天恩慙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

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之類此臣宿昔

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

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因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

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

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死

頭鸞輅龍斨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俱

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俱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

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

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不足斂形茅車

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

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

取簡王姬徐妃又盜送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

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

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

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復土緣萬

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
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
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瘠至服練紅兄弟

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復練也

禮記曰練衣黃裏線緣線即紅也線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

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襄具以狀聞順帝美之

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

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

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

靡衰斬苴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者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

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

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

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

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

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

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

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
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

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舉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兇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信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

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二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崇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

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間

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

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

許昌為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

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袁宏漢記浮屠佛也

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又以為

善脩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

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齊羣

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

竺問其道術而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

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

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殺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瀋塞桑門之盛饌

伊瀋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信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

傅英後遂太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

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

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

戶湯沐解見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

戶皇后紀也

吹悉從得乘輜軒輜猶屏也自隱蔽之持兵弩行道射

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土璽

殺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

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賙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請

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

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

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

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

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

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

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

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

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

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

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

事賜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

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

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諡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

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陸縣名屬廬江郡卒

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齊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

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

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

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

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

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

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

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脩宮室奴婢

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

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

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

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

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

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

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

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繁多則

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

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

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

華容縣也

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

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

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

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

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

敵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敵雖無

所嫌悟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

錯音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

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

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

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為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

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

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

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

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

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城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嬰帶十圍顯宗甚

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
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八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

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棠
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棠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

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
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

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
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

覽城第第字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

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防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故生不暢茂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
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

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游散之

意詩曰於馬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
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

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
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

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
 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
 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
 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
 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
 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
 所以芘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
 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
 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

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

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

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

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矇間吏人奏
 眸子而無見曰矇

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

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

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

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以次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
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
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
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
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
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
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

者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上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
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
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脩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
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
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
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
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變
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闕陰太后
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

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玉京書

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

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

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

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

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及衣一

僎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

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又欲令

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

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

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其光武皇帝器服中

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遣宛馬一匹血從前聽

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大宛一洗天頭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

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閑願王寧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

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

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

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及大宮食物珍果使大

鴻臚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

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日儀禮

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芻芻侯氏亦皮弁迎于

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

姓東面北上侯氏禕冕釋幣于廟乘墨車載龍旂

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展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

之奉束帛匹馬尊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

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

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敬之

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啻其名蒼既至升

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

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

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

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

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謙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

讓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

裏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

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

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

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

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

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

受詔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
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
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
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
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
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
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
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番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
率循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昊不弔不報

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吝俾使也屏蔽也

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

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

王誰更被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

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

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

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

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

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賜御劔于陵前陵在今鄆州東晚初蒼歸國驃騎時吏

後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 卷三十三 上

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
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
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
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
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
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
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
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

則喪大

憂累既近所喪必大

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言其本志然也

東海恭王

遜而知廢

遜讓也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亢父樊並屬東

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

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

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

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太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

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及崇

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
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
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
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博有孝行喪母
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
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
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

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

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
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
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
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
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舅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
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
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友被遷於蜀而死也
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愆過也

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悖心

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

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

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

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

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

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

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

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

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

疋安車一乘夫人諸子當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

一年薨于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

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為頃王永元

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于懷王

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

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

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

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

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廣陵思王荆傳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次

行在前殿荆哭不衰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藏書也前書

曰絲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勇大鴻臚郭況書與彊

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人牢獄者太

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

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板在堂洛陽

更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口伏堂者痛甚矣今天

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史以便宜

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

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

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

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漢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

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

太子星太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

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

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

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

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

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

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

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

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無為

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闔廐子也

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

三人因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

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日天乎吾無罪彊得書惶怖

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

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

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

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

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

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

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

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

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

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

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
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

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脩冢塋開神道墓

開道建石柱以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

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

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搖動六州十八郡

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

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

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

對暢弟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

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

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

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

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今

周登縣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

財物賜京京都喜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

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

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

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

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丞亭

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

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

二人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

壽弟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

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

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

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首貢獻帝以邈為九江

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盞反容立八年

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

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

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蒼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禮本反禮

邈曰恭敬樽節鄭玄注云樽趨也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

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

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後漢書卷七十三終

後漢書卷七十三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

朱暉傳

孫珍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朱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壽陽易姓為朱
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

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
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
於世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

表紀二十五

後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

一

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

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

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舉長安有

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

去卒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

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

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

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

不從東觀記曰暉為督郵阮況嘗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

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而

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

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椽屬曰

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給數也我數

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

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椽義士勿復求更

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椽自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指觀王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

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項
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壁觀柱欲以擊柱秦王恐
其壁破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
乃謝之

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

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僵僵仆也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

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

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吏暉剛於為吏見

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

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

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

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

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

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

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

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

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

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

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

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

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

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

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

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賣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准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具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

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

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

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

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
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

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

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

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

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脩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

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

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

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

不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謝承書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

日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合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

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羣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

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

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

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曆法太歲

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
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文

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
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

之為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
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謂陽道將勝而陰

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挫折惡類

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

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也甲重而親其忠正絕其

姑息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姑息
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

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

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

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

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

見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

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

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暲巴等而明年

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

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暲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
帝臨時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

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
故投於地虎賁悔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

曰朱御史可謂
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

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太

木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

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

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

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

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

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

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

則道數不遠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

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

木而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嚴不恣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

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

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

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羣臣百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

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

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

俗之周薄以厚御之

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

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

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

已踐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

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

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

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

誹謗

劉歆曰案下文有而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

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

其長貶惡則兼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

悠悠多也稱舉

也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

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

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

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

賤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

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

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

進方

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

夫以韓

翟之操為漢之名宰

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

天子甚重之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闐駘乃精出口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

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

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

能進還伯玉退彌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

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

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

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

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白幽嗟乎世士誠躬

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

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

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醴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

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刑

也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

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豈得

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

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

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

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日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日受

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

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

求蔽過竊譽以贖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

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贖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

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

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文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子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謂相與足下豈不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鳴不繫其糞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養養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

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中机之法孔甲有盤孟

日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地行道篇曰人君為危也

時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冀

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蟲為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

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

聚無厭過人如虜或絕命於臺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

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

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

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而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

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

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

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

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

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

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

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也即就主孤時困而莫

之郵乎宜時易率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

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

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

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

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

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

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

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二人為

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

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

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

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郡僭為璵璠玉匣偶

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十衣死者自署以下至足連以金

美玉名君所佩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獻楮預注云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

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

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一名屬將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

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

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

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

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

繇之矣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臺

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

也禮記曰舜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竊持

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

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季氏富於周公呼嗚則令伊顏

化為桀跖呼嗚吐納也伊尹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

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也懼

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謂繫額涅墨也繫趾謂缺其足也以鐵著足曰缺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

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

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

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

之當冠前附以金璫也漢官儀曰中常侍奏官也漢與或用一人銀璫左勃和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

伯侍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

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

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

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節陛下可為堯舜之君

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

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

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

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

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自此

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

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

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

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

教書詩記朝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穆前

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

名節仕至河南尹對字子遠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

依古義論曰貞宣先生論法曰清白守節曰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論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

季子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論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

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論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

論曰夫論者上之所歸下之所造故須至德

不聞有論朱蔡各以表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

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

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

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

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給終或

疆其比周是以精神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

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

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

以交己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彙集之客貧賤則無

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

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

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善則交惡則不交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不可則止

無各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

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
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問人問
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
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彌故訓之以容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
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
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序曰
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
病其未而刈其本無乃未若釋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
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焉黍盛
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
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
矯時也走將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
從夫孤焉

仲善與人交子夏之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

之義易繫辭曰二人詩載讌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

詩曰伐木許許醜醜酒有 與醜音所宜反與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

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紵衣傾

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禮以綳帶贈

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

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

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趣舍同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

竇衛霍之游客竇英孝文皇后從元子封魏其侯游士

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

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

病輒得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

官爵也 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

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却翟公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後漢書卷三十三 廉頗 翟公

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進由執合退由衰異

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

日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

荆卿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

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

皇不遂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

而欲刺襄子襄子情為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

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

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易曰

西南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

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後人也

儉自守而遠放縱不拘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遠達以廉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

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

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皦然不污於法皦明也音公

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也行不合已者

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

本部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

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

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因是鄉里

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

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

違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

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

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聞觀非也連平

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

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

善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補案責後徵拜議郎會重

威賞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

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

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感

之人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譴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

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

稜竹田及上罷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

城東漕渠免官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

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

常以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

於春秋纂承大業

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

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物大傷君臣失

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

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

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

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

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

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

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

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局為貶譏世卿也

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

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

請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

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

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縑經輓者數百人

輓引

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

輓也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為郎中

三輔決錄注曰巳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

干學尚書於晁錯

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

明行簡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

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婦可人
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遂出門
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
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
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
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武帝時

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
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

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
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

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

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
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

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

逐昭公公孫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

之殞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麇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

沾袍曰吾道窮也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

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後人殞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子始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

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者侈賞

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

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

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

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替宜嘗

克已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

穀不登君膳不祭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

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男子疲於戰陳

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

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

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酒二

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

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

漢官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今明公

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

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

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乏

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

誦史官紀德豈但子女逃祿國語昔楚鬪于文三登命尹無三日之積成至國子

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于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大謂于文曰

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

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不安所售其貨乎比音庇由不能用時齊煬王子都

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也王名侍中石齊武王續之孫也

寶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寶太

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府茅土藩臣來弔

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

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

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

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二府

為丞相不案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

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

府禁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意莫以為咎惟

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

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

推舉且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

寶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焦

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啟上疏諫曰臣聞
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
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
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凶
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輿動大
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
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
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
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
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臣尊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

刺責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

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

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

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

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

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饑人之所

其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

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
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
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
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
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
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
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
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入銘曰涓涓不壅終為上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

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魯太叔段襲莊公莊公與姜氏於城下使憲等得長保其

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入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僵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答臣伏惟

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脩生成為漢膠東相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鄂光祿大夫鄂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子也復

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
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

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

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敬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

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

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

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

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

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

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推

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置立禮官不

任文吏又脩理銅陽舊銅陽縣屬汝南百姓賴其利郡故城在今豫

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昔西陂狼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

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

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

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

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威成之權

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

任二公正色立朝

袁安任

樂何之徒抗議柱下

漢官儀曰侍御

吏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

故能挾幼主之斷勅姦回之偏

勅絕也

不然國家危矣夫

賈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予失交之故廢黜不

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而

朋崇厚浮偽

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拔譽

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彊詖

諛佞諂也實憲兄弟奢僭上偏敞目

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卷七十三終

後漢書卷七十四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詩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邨中興初以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

渤海太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

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綬伯張弟五遷桂陽太守永平

十七年徵入為大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

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

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

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

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

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

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

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

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

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為五年春薨

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

人皇祖考錄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郡

鄆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

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

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

觀記曰况遷承郡太守時年入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獻對曰知故詔曰家人居

不足贖且以一縣自養復以兄為常山諸父歆初以

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甚哀之

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阜長有報父仇張自出歆召因

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解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

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禹性

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

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

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忘月之神難於濟涉鄴元水經注

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內以羣臣臨江設禹將度吏固請

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列親錄

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

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

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

田可萬頃傍多良田而埤廢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灌

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

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

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

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功曹

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勸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

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聞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今直符責問其以

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今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人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

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貝物除至男盛

為郎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

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

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

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

於死園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以廬也音也其廣成上林書曰帝乃祖落四海週密八音也

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

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

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

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

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

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

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

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道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

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
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
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
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
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
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為講學

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官為講學

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管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

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

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有過和帝時

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

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

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

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

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五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

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

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意房
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
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大夫設甲乙
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
之科前善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後以勉

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

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
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

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

忠三代常道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離故故魯莫若以忠三王

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日西志友史記籒或作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
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
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又差可矯

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悉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末父大經衰微學問寔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元年遷
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

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

寇賊策免就國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

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注雨蟲賊傷稼稽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

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廉

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

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

賈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為比

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

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

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

則是故設姦明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

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

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

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

又輕侮之比寢以繁

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

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

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

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

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舉

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法律存也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

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

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

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蔽記曰利

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

為灾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即為異

月令曰仲

秋行夏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惡也

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

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奪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詔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

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

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

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

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廖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生

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

六世祖剛清

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

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

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襄陽著書

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妻生廣早卒寵長大隨董人郡為散吏

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

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窺占

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

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

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文持勞

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馬及拜郎恪勤職

事所掌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

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廣

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

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

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

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文王

言大邦有子女譽天之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

鈞以德德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

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

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

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

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

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之

於故老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是以慮無失策舉無

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明詔既許復令臣

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

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當令縣於日月固

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易惟王

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謙信也斯語詞天之蓋選舉因才

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

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

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甘奇顯用年垂疆仕史

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垂疆仕史

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十二使於

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

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

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

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

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

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

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聖主賢臣世

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聖主賢臣世

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

刻削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矯枉變常政之所重

戾乖也

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

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

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

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惟陛下納

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馬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以旌賢旌明也書曰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

謨所美明白者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五服五

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

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

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覩

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

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也忠貞

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

漏密勿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

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

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

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

善有所勸仰廣與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

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

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

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

事體明解朝章雖無饗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其李固定

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不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

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懼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立本議又與中常侍丁肅婚

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順以

漢安元年前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禮任甚優每遜

三十一也六帝謂安順中質桓靈也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

再俸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

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材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

建寧三年自太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
脫粟飯齊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賤記非
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敞牛車
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
狹庇蔭 薈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
荳廬

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
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諡文恭

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
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

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

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盟恤而思其靡壯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

臨邑侯劉騶駘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

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

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

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

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杰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馭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靈實功

加入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

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也夫紆

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

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

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

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

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直道

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

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後漢書卷七十四終

